

唐人故事詩

陳登元編

京 南

版 出 店 書 京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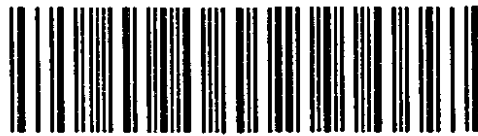
1 9 3 1



陳登元編

唐人故事詩

南京書店刊



3 0610 2951 2

導言

這麼小，本來無需導而言之；如其要導，却也不無可言。

原來，一首好詩的產生，半賴乎作者的天才，半却賴乎是否需要做詩的環境？我們看慣一批「應制」的詩章，便知道在不必做詩的境地中，決不會產生些好詩來。所以，有故事做靠背的作品，也往往是絕妙好辭。

你看杜牧：

是這般浪漫的心境，碰到一個稱心如意的女郎；却不料十多年後，會給旁人拿去！本來是約定桃花開時來的，有誰知道花開的時候偏不來，而來於落紅滿地的春暮呢？於是綠葉成陰的故事，就成爲天長地久的悲哀；綠葉成陰的詩句，也就成爲哀感動人的戀歌。近人田漢的南歸，無非是把這個詩意擴張到

劇的形式而已。

就爲這個意思，所以我選了好些，好些有故事的詩。

與其說是選，毋寧說是鈔鈔；可是，一鈔却又生出許多問題：例如「紅葉題詩」的故事，這其中不知道包含了多少曠婦的悲哀！然而這故事發生時的男主角，雲溪友議裏說是顧况；茗溪漁隱叢話裏說是盧渥；侍兒小名錄裏說是賈全虛。究竟是那一個，很難決定；不過因此可知紅葉題詩，是唐時很流行的一個故事了，現在把牠們放在一起。

又如，很流行的「舊時王謝堂前燕」，普通是把「王謝」當作家族的姓號的。但是景定建康志和六朝事跡裏，却當作姓王名榭的一個漁夫。這個不雖是什麼故事，但爲聊備一說起見，也把牠記下了，使得這本書不僅僅爲鈔的工作，而略帶些排比印證的性質！

至於作者的生平，有時也補充幾句，無非使讀者更易領會而已。

這些故事的來源，是：

劉肅大唐新語，計敏夫唐詩紀事，張鷟朝野僉載，辛文房唐才子傳，段成式酉陽雜俎，河東先生龍城錄，趙德麟侯鯖錄，樞寬四溪叢語，范摠雲溪友議，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孫光憲北夢瑣言，王銍補侍兒小名錄，吳曾能改齋漫錄，周密齊東野語，太平廣記，王楙野客叢書，馬光祖景定建康志，彭乘墨客揮犀，張邦基墨莊漫錄，宋翔鳳過庭錄，祝誠蕙堂詩話，張邦畿侍兒小名錄拾遺，王士正五代詩話，以及全唐詩，新舊唐書等等。

然而取材最多的地方，却是辛文房的唐才子傳。四庫全書中的唐才子傳，從永樂大典輯出，還不是個足本；我所用的是翻刻日本本的足本，是指海叢書本。李小綠先生買到指海時，也費一番工夫，我爲此感謝他。

冷啊，寫成的時候，是一個雪夜呢！

二〇，二，六·登元寫記。

831.4
377
2

唐人故事詩

目次

劉希夷	一—五
——白頭翁	
宋之問	五—九
——明河——靈隱寺	
李嶠	九—一二
——汾陰行	
周喬	一二—一四
——綠珠怨——(附杜牧題桃花夫人廟詩。)	
李季蘭	一四—一五

——八至——相思怨——（附皎然與季蘭詩。）

開元宮人……………一五——一七

——邊衣——（附僖宗宮人）

王維……………一七——一九

——凝碧池——賣餅妻

李昂……………一九——二一

——戚夫人歌

李白……………二一——二五

——清平調——與杜甫

杜甫……………二五——三一

——江南逢李龜年——（附王維與李龜年詩）——哀江頭——石壕吏

——新婚別

唐 人 故 事 詩

孟浩然	………	三二—三三
——歲暮歸南山——		
韋應物	………	三三—三五
——贈楊開府——席中與杜司空		
崔顥	………	三五—三七
——黃鶴樓——〔附李白登鳳皇臺詩〕——〔附劉禹錫石頭城〕		
王之渙	………	二七—二九
——出塞——〔附王昌齡閨怨——高適別董大〕		
顧況	………	二九—四三
——紅葉題詩——〔附盧僊紅葉詩〕——〔附賈全虛花葉詩〕		
韓翃	………	四三—四六
——章台柳——楊柳枝——〔附趙嘏贈愛姬詩〕——〔崔郊贈婢詩〕		

唐人事故詩

- 韓愈……………四六一四八
——籌陽驛得絕句——鎮州初歸
- 韓湘……………四八一五一
——述志——(附雪擁藍關)
- 張籍……………五一—五三
——節婦吟——白頭吟
- 賈島……………五三—五六
——與日本使者——題李凝幽居——(附王建贈賈島詩)——(韓愈與島詩)
- 崔護……………五六—六〇
——題都城南莊——〔附劉禹錫戲贈看花諸君子詩〕——重遊玄都觀——〔附張琰春詞〕

劉禹錫……………六〇—六六

——馬嵬行——烏衣巷——〔附青瑣擘縷繫燕詩——楊虞部詩——會

極詩——馬野亭詩——無名氏詩〕

白居易……………六六—八四

——長恨歌——〔附楊誠齋題武惠妃傳——李商隱詩——琵琶行——

賦得古草原送別〕

元稹……………八四—一〇四

——寄薛濤——贈探春——〔附探春所唱歌〕——三遣悲懷——贈袁氏

——連昌宮詞——會真記中所附詩——春詞——離思——春曉——古

決絕詞——離憶——贈雙文

盼盼……………一〇四—一〇六

——燕子樓詩——〔附白居易題感故張僕射諸妓〕

唐人故事詩

薛濤	一〇六—一〇八
——望春詞——〔附常浩贈盧夫人詩〕		
王建	一〇八—一一二
——舊宮人——宮詞兩首——贈王守澄——〔附宮詞四首〕		
李涉	一一二—一一五
——贈綠林豪客——〔附詩四首〕		
薛宜僚	一一五—一一八
——贈妓——〔附周德華所唱楊柳枝詞六首〕		
張祜	一一八—一二二
——宮詞二首——〔附蘇東坡蝶戀花〕——愛妾換馬		
崔涯	一二二—一二三
——袂妻——〔附陸放翁詞〕		

李商隱	一一三—一二六
——錦瑟——木蘭花詩——無題兩首		
杜牧	一二七—一三四
——遣懷——贈紫雲——悵別——〔附黃山谷水仙花詩——高子勉園香詩——山谷贈妓陳湘詞〕		
杜秋娘	一三四—一三五
——金縷衣——〔附崔氏詩〕		
魚元機	一三六—一三七
——寄李億員外——閨怨——〔附杜甫佳人詩〕		
韋莊	一三八—一四九
——秦婦吟		
羅隱	一四九—一五一

唐 人 故 事 詩

—
贈雲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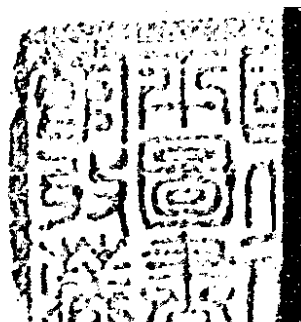
唐人故事詩

陳登元編

劉希夷

唐劉肅大唐新語〔卷八〕云，「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咏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又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

詩成未周歲，爲姦人所殺；或云宋之間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詩



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人所稱。或云；之間害希夷，而以洛陽之篇爲已作；至今此篇，存之問集中。」誠如其言，則與隋煬帝以「空梁落燕泥」殺薛道衡，何以異乎？「洛陽」云云，詩首句以「洛陽城東桃李花」起也。

案白首同所歸，乃潘岳金谷集詩句中。世說新語（卷六）云：「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絳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其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曩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潘岳字），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明祈駿佳遜翁隨筆（卷上）謂「隋唐嘉話云「劉希夷嘗有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宋之間酷愛其語，懇乞之。劉不與，宋恨焉，以土囊壓殺之。」余謂此詩不過如沿街唱勸之語，實爲鄙俚。以之間之才，豈欲竊此鄙俚之詩？且之間固非端品，然何至以乞詩不得，遂殺其人乎？」金王若

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八）亦謂：「之間固小人，然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

案之間亦唐初有名詩人，此言「竊詩不得，不至遂殺其人」，可謂確鑿不移。然以希夷詩爲鄙俚，非特無以服希夷，兼無以服天下後世也；茲錄白頭翁咏於後：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

洛陽女兒愛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

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

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語紅顏全盛子，須憐半死白頭翁。

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盡神仙。一朝臥病無人識，三春行樂在誰邊？
宛轉娥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似絲！但看舊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淒涼清婉，常以爲宋之間不及焉。

案詩人心血，往往不肯輕易與人；彼固「吟安一個字，拈斷幾髭鬚」以得之者，其寶之也亦宜。

隋煬帝以「空梁落燕泥」殺薛道衡，事雖不載隋書道衡本傳，然據王得臣歷史（卷中）云：「劉氏傳記：『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尙能遺『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此句。』」

楊文公談苑載薛希畫北宮書亭詩云，「花廳盈蟲穴，梁塵墜燕泥」。余以爲鍊句雖工，致思不遑薛也。則薛氏所以自炫者。固不虛焉。唐人以詩舉士，相傳有爲其友竊其詩以應

舉者；其人怒詰其友曰：「一鶴聲飛上天」尙在否？」一鶴聲者，其人詩中句也。友曰：「知此爲足下佳句，不敢相用」。其人曰：「果爾，則尙可恕」詩非不棄，傲帶自珍，信有之矣。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四）「僧處默賦詩有奇句，嘗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曰：『此我句，失之久矣。』乃爲吾師所得」於此見詩人費盡心血之著作，往往過爲自重，情不自禁，遂流爲佳話也。

宋之問

之問嘗有明河詩云：

八月涼風清且晶，萬里無雲河漢明，昏現南樓清且淺，
曉落西山縱復橫。

洛陽城闕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裏。複道連臺共蔽虧，

畫堂瓊戶特相宜。雲母帳前初泛濫，水精簾上轉逶迤。
倬彼昭迴如練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歸，
誰家深夜擣寒衣？鴛鴦機上疏星渡，烏雀橋邊一雁飛。
雁飛螢渡愁難歇，坐見明河漸微沒，已能舒卷隨浮雲，
不惜光輝讓明月。

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
還訪成都賣卜人。

蓋之問求爲北門學士，武后不許，故詩中有乘槎訪卜之語，以視可望不可親也。其後武后亦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材，但以其有口疾耳；」口疾云云，之問有齒疾也，之問終身耻之。

按之問字延清，汾州人，與沈佺期阿附張易之；及易之敗，貶瀛州參軍事。逃歸後，復附

武三思，中宗景龍中（七〇七——七〇九），詔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構盛，復往結納。太平深嫉之，乃謂於中宗，左遷越州長史；睿宗立，以其奸險，詔流欽州，賜死。其人豈不足稱也。

然有唐一代詩格，實之間輩所創業者。

計敏夫云：「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魏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曰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在後』，謂蘇武李陵也。」

王堯衢云：「夫詩體多變，三百篇之後，變爲辭賦；及漢而有蘇李五言，及無名字之十九首，始具規模。又變而爲建安黃初，一時鴻才接踵，頹波日下。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一變而成律絕近體。沈宋朴中藏秀，脫去浮滯，歌之成聲，又一大變，至盛唐而極其盛。」然則之間在詩中之地位，不難推見也。

之間官戶部時，戶部有二妙，韋善心善判，之間善詩云。

之問貶還，道出錢塘，遊靈隱寺，月夜引吟長廊下，曰：

鷲嶺鬱岩藹，龍宮隱寂寥

未得下聯，有老僧燃燈坐禪，問曰：「少年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笑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乃足成之曰：

鷲嶺鬱岩藹，龍宮隱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
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尙遐異，披對滌煩囂；
待入天台路，看余過石橋。

全篇中以僧一聯最爲警策，遲明訪之，已不見，老僧即駱賓王也；傳聞浮海而去矣。此唐才子傳說也。周密亦有此說，見志雅堂雜鈔卷上。

案竇王，義烏人，七歲能詩，後以助徐敬業討武后，兵敗亡命。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十七）曰：「此詩駱賓王宋之間集中。皆載。好事者撰出宋賦出兩句，下贊於才，有老僧綴下兩句，乃竇王也。愚意但取其詩，或駱或宋，皆可。好事者說之，抵牾不足與辨。」云云。

李嶠

計敏夫唐詩紀事（卷十）云：「嶠字巨山，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詞。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與駱賓王劉光業齊名，相中宗。」茲錄其汾陰行云：

君不見；昔日西京全盛時，汾陰后土帝親祠；齊宮宿寢
設廚供，撞鐘鳴鼓樹羽旗。

漢家四葉才且雄，賓延萬靈朝九戎，柏梁賦詩高宴罷，
詔書法駕幸河東。

河東太守親掃除，奉迎至尊導鸞輿，五營將校列容衛，
三河縱觀空里閭。

回旌駐驛降靈場，焚香奠醑邀百祥，金鼎發食正焜煌，
靈祇煒燁據景光。

埋玉陳牲禮神畢，舉磨上馬乘輿出。彼汾之曲嘉可游，
木蘭爲楫桂爲舟。權歌微吟綵鷁浮，簫鼓哀鳴白雲秋。
歡娛宴洽賜羣后，家家復除戶斗酒；聲明動天樂無有，
千秋萬歲南山壽。

自從天子向秦關，玉輦金車不復還，
珠簾羽蓋長寂寞，鼎湖龍髯安可攀。

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爲家此路窮；
雄豪意氣今何在，壇場宮館盡飄蓬！

路逢野老長歎息，世事迴環不可測，
昔日青樓對歌舞，

今日黃埃聚荆棘！

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
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

按此詩詞旨，似同劉希夷白頭翁。末段句法尤近。劉李生在並代，深可異也。

相傳『天寶末，明皇乘春登勤政樓，命梨園子弟歌數闋，有唱歌至『富貴榮華能幾時』以下四句，帝春秋衰邁，問誰詩？或附李嶠。因淒然涕下，遽起

曰：「嶠，真才子也。」及其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良久，又歌是詞。復曰：「嶠誠才子也」。高力士以下，揮涕久之。

周喬

綠珠者，晉石崇侍姬也。崇稱豪富，後房頗多佳麗，而綠珠爲之冠。時孫秀專權，乃向崇指綠珠名索之，崇勃然曰：「獨綠珠不能應！」秀亦怒，遂收崇殺之，而綠珠亦墮樓以死。

唐張鷟朝野僉載〔頁一〕載周喬婢碧玉事，與之絕類。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艷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梳裝，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

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

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傷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

碧玉得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於裙帶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綠珠之不忍負義，與碧玉可稱前後交映。昔者楚王伐息，得其夫人息媯以歸，且滅其國。

息媯與楚王寢處三年，生子矣，而終不言。蓋謂不忘故國，而又難於一死，故不言以表心

跡。其後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云。

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究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

細腰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即指楚宮。金谷爲石崇別廬在地，即指綠珠。沈德潛曰：「不言而生子，此何意耶？綠珠墮樓，不可及矣！」碧玉亦猶是。

李 季 蘭

全唐詩載季蘭八至詩云：

至近至遠東西·至深至淺清溪·至高至明秋月·至親至
疎夫妻。

又相思怨云：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涯○無○畔○！

携琴上高樓，樓虛月華滿；彈着相思曲，弦腸一時斷。

無怪元宗聞其詩才，徵召入宮也。

案李暄名冶，以字行，女道士也。美姿容，情形蕭散。始年六歲時，作詩徵詩云：「經時不架却，心緒亂縱橫」，其父見之曰：「此女聰黠異常，恐爲失行婦耳」及長，果詩雄意蕩，與山人陸羽，上人皎然往還，意甚相得。皎然嘗有詩云：

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動，還捧舊華歸。

其贈浪至此，又嘗會諸賢於烏程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重（疝氣）之疾，誚之曰：「山氣日夕佳」劉應聲曰，「羣鳥欣有托」，舉座大笑。天寶間，元宗聞其詩才，徵入禁中，賞賜甚厚，凡月餘，始遣歸故山云。

開元宮人

開元中，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云：

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來生緣！

兵士以詩白帥，帥進呈玄宗，玄宗以詩徧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深閱之。遂以嫁得詩者，謂曰：「吾與汝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唐僖宗自內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真於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

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鑰心終不開！

真就市貨鎖，爲人所告，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令赴闕，以宮人妻真。後僖

宗幸蜀，真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王維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載王維開元十九年〔七三一〕狀元及第。擢左拾遺，遷給事中。後賊陷南京，駕出幸，維扈從不及，爲所擒。服藥稱瘖病，安祿山愛其才，逼至洛陽，供舊職，拘於普施寺。賊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梨園弟子，歔歔泣下，樂工雷海清擲樂器西向大慟。西向者，因明皇西幸蜀中也。賊怒，支解之於試馬殿）維痛悼，賦詩曰。

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落葉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詩聞行在，賊平後，受僞官者皆定罪，維獨得免。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有賣餅之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求之。寵愛逾等。歲餘，因問曰：「汝復憶餅師否？」其妻注視，雙淚墜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凄異。王命賦詩，維先成云：

莫以今時寵，難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

案新唐書（二〇二）謂維卒於上元初（肅宗七六〇），「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致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東坡言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非虛語焉。

李昂

漢高祖既定天下，呂后以色衰見弛，帝愛定陶戚姬，欲廢太子，而立姬所生趙王如意。呂后以留侯善畫策，留侯乃得商山四皓以侍太子。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驚怪，竟不廢太子。『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我爲若楚歌。」歌曰：「鴻雁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成，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唏噓流涕，上起去，竟不易太子。』〔史記留侯世家〕僅以周昌彊項，命輔趙王如意而已。帝崩，呂后竟殺戚夫人與趙王。

開元中，李昂爲戚夫人歌云：

定陶城中是妾家，妾年二八貌如花。閨中歌舞未終曲，
天下死人如亂麻。

漢王此地因征戰，未出簾櫳人已薦；風光菡萏落轅門，
雲雨徘徊入行殿。

日夕悠悠非舊鄉，飄飄處處逐君王，閨門向裏通春夢，
銀燭迎來在戰場。

相從顧恩不顧身，何異浮萍寄深水，逐戰曾迷隻輪下，
隨君幾陷重圍裏。

此時平楚復平齊，咸陽宮闕到關西，珠簾夕殿聞鐘鼓，
白日秋天憶鼓鼙！

君王縱恣翻成誤，
呂后由來有深妒；
不禁君王容鬢衰，
相存幾時能相顧？

黃泉白骨不可報，
雀釵翠羽從此辭，
君楚歌兮妾楚舞，
脈脈相看兩心苦。

曲未終兮袂更揚，
君流涕兮妾斷腸；
已見儲君歸惠帝，
徒留愛子付周昌！

卽咏此也

李 白

新唐書(二〇二)稱「李白字太白，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唐才子傳

〔卷二〕謂白，「十歲通五經，自夢筆頭生花，後天才瞻逸，喜縱橫擊劍爲任俠，輕財好施。……天寶初，自蜀至長安，道朱振，以所業投賀知章。知章讀至蜀道難，嘆曰：「子謫仙人也。」乃解金龜換酒，終日相樂，遂薦與元宗」

西陽雜俎 卷十二言，「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後明皇坐沉香亭，意有所感得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轉精切，無留思。〔唐詩紀事卷十八。〕按白清平調詞云：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依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依闌干。

『蓋禁中木芍藥開，上賞之。妃子從。帝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白爲清平樂詞三章。梨園弟子撫絲竹，李龜年歌之，上親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以頗梨七寶盃，酌西涼葡萄酒笑飲。』

『高力士以脫靴之故，譖白於貴妃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也。」』
『帝每欲與白官，妃輒沮之。白益傲放，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詔放歸。白浮遊四方，欲登華山，乘醉跨驢經縣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無禮耶，」』

白供狀不書姓名曰：「曾令龍巾拭唾，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鞵；天子門前，尙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宰驚愧拜謝曰：「不知翰林到此？」白長笑而已。

白晚節好黃老，故唐才子傳載其夜渡牛渚磯，乘酒捉月，沉水中之事。河東先生龍城錄云：「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云。」「卷二」自古文人，皆挫折以死，獨傳太白仙去，蓋脫洒自然，非並時諸子所及焉。

尤荒謬者，則有言太白宋初尙存者。趙德麟侯鯖錄（卷二）謂：「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自在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遊嘗錄其全篇，少遊叙云：『翻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因口誦二篇云云』。此蓋自古文人，欲炫其作品之神奇，故意創爲神話。比見慈谿某君，亦畜意爲詩，嘗自撰見李杜雙履門相過。此雖荒謬不足道，然於此可見李杜勢力之驚人，使後世詩人，有徘徊眷戀之念。當時韓退之嘗言：『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

長，「况後世人耶？然李杜優劣，頗難決定。大抵白則豪放，杜則諷嚴。白嘗有贈甫詩云：

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大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此蓋忽視之也。第鹽梅之別，各有所好，正不必有所短短長歟！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云：「殷璠爲《河嶺英華集》不取杜甫詩；高仲武爲《中興間劍集》不取李白詩。」出奴入主之論，自古然矣。

杜 甫

杜甫有江南逢李龜年詩云：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自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按李龜年爲明皇盛時名樂工，當時粉飾昇平，歌舞日夜，龜年卽以其技顯。其後安祿山稱兵犯闕，連破兩京，舊時繁華，一旦灰燼。龜年亦奔波江南，沿門托鉢，故甫以此贈之，其音節激越，非凡響也。

姚寬西溪叢話（卷上）云：

「江季共說杜甫贈李龜年詩，非甫所作；蓋岐王死時，與崔滌死時，甫年尙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

「然范摭雲溪友議言：「明皇幸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奔走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云。又云：「龜年曾於湘南探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闋，莫不望行在面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他，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甦。曰，「我遇二妃，令教侍蘭亭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卽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

問「龜年汝何憂乎？」時甫正在江潭，或有此詩，更須攷究。」

案「紅豆生南國」乃王維所製，以與李龜年者，唐詩紀事（卷十六）謂祿山之亂，李龜年奔於江潭，曾於相中採訪使筵上，唱云「……」。又云：

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

皆維所製，而黎園唱焉。

安史亂時，杜甫亦陷賊中；甫爲哀江頭詩，聲調激越。其詩曰：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

同輦隨君侍君側。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嚙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三）引迂叟詩話云：「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鑒昔日之繁華，一朝殘破，此甫所以興辭。而「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蔦澗，如履平地焉。」少陵爲漢帝葬處，甫家於此，因以自號云。

唐自天寶十三年安祿山亂後，以訖於亡，政歸藩鎮，攻戰相尋，民間疾苦，於此極矣。故杜甫詩中，類多咀咒時世之作，爲劫黎鳴不幸。如石壕吏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迎。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辭：『三男鄴城
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
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願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如新婚別：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前○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兔絲附蓬蔞，引蔓故不長，
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
結髮爲夫婦，席不煖君床，
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
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
生女如有歸，鷄狗亦相將。
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
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
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繻裳；
羅繻不復施，對君洗紅粧。
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
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立意明顯，措辭沉着，所以後人有「詩史」之譽也。

案甫字子美，天寶初舉進士不第。後以獻三大禮賦，爲明皇所賞。安史亂後，肅宗卽位，武，甫雖自賊中赴行在，然終浮沉不遇。久之，乃依嚴武於成都，居浣花里中，縱酒嘯歌。武卒後，蜀大亂，甫亦挈家移居衡山，卒年五十九。其詩一以忠君愛國，傷時憤亂爲主，讀其詩可以知其所處之世，故當時謂之詩史云。

甫與李白齊名，然元稹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詞氣澀邁，風調清深，李尙不能歷其藩籬，况堂奧乎？」白居易亦言「杜詩貫穿古今，盡工盡善，殆過於李。」元白之論如是，可知也已。王安石云：「天下好語，已被杜子美道盡；天下佳語，已被白樂天道盡。」蓋亦深許之也。

蔡條西清詩話謂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妻病瘳，過之曰：「誦乎詩，傳鬼自避。」（漁隱詩話卷十一引），豈生前卽自知其工整歟？

孟浩然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七〕云：

孟浩然與李太白交遊，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與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現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浩然誦詩曰：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

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

案此乃浩然歲暮歸南山詩也，全詩云：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浩然本名浩，此乃其字也，襄陽人，故後人號爲孟襄陽。張九齡開府荊州，曾辟之幕下，然浮沉無所遇合，卒以布衣終。王維過鄂州，慕浩然之爲人，乃畫其像於亭，曰「浩然」。

亭」，後鄭畷更署曰「孟亭」。晝浩然詩語淡意厚，與維差可伯仲，故氣意相投至是。

韋應物

李肇國史補言，「開元以後，位卑而名著者，韋蘇州其一也。」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四〕謂應物初以三衛郎事元宗，元宗崩，始折節讀書。

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至必焚香燒地而坐。貞元初，出爲蘇州刺史。太和
中，〔文宗八三一〕罷歸鄉里，益屏除人事，晚年嘗有贈楊開府詩云：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
朝持檇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

武皇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
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嫠嫠。
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惟有故人知。

昔人稱蘇州真率，非無以也！故白樂天嘗有與元稹書，「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得樂天此贊，亦復不易。

然詩人豪縱不羈，往往暮年，故態猶在。據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伎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彊記，乃高聲誦曰：

高髻雲鬟宮樣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
惱亂蘇州刺史腸。

太上忘情，蓋信然夫。

崔 顥

顥嘗有黃鶴樓詩云：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淒淒鸚鵡州。
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辛文房云：「顥，汴州人。天寶中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少年爲詩，意浮艷多陷

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後遊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爲哲匠斂手云。」〔唐才子傳卷一〕

計敏夫云：「世傳太白云，「……」，遂作鳳凰臺詩以較勝負，恐未必然。」〔唐詩紀事卷二十一〕夫事之有無不可知，卽爲傳說，亦佳話也。

案此說乃該聞錄所記也；太白登鳳凰臺詩云：

鳳凰台上鳳凰游，鳳去台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
晉國衣冠成古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州。
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夫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此等處，殊服太白之冲懷高遠也。然劉禹錫嘗有金陵五咏，其一云：〔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
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白樂天掉首苦吟，歎賞良久，曰：「吾知後之詩人，不必復措辭矣。」昔賢可愛，非近世貴己賤人，一孔之見也。

王之渙

王之渙與高適王昌齡齊名，嘗有出塞詩云：

黃河直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光不過玉門關。

按之渙，薊門人，少有俠氣，所從游，皆五陵少年，擊劍悲歌，從禽縱酒。後折節工文，十年名譽日振，耻困場屋，遂交謁名公。爲詩情致雅暢，得齊梁之風，每有作，樂工輒取以被聲律，與王昌齡高適暢談，忘形爾汝。

嘗共詣旗亭，有梨園名部繼至。昌齡等曰：「我等擅詩名，未定甲乙；可觀諸伶謳詩，以多者爲優。」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唱適一絕句。之渙曰：「樂人所唱，皆下俚之辭。」須臾，一佳妓唱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復唱兩絕，皆之渙詞。

三子大笑曰：「田舍奴，吾豈妄哉？」

諸伶竟不諭其故，拜曰：「肉眼不識神仙，」三子從之酣醉終日，其狂放如此。〔見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三〕

案「黃河直上」之句，王漁洋以爲唐人絕句之歷卷者。然與之渙同時之王昌齡，高適，非無

佳句。如昌齡聞怨云：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如高適別董大云：

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

皆一代絕唱也。

顧况

雲溪友議〔卷十〕云：「朋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頗衰悴，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溝而流云：

顧況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聽，遣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詩曰：

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去接流人！

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
葉上題詩寄與誰？

案況字迥翁，至德間進士，與柳渾李泌爲方外之交。德宗時，渾輔政，以祕書郎召況。及李泌爲相，自謂當得達官；久之，延著作郎。及泌死，況爲詩以咏懷曰：

萬里飛來爲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旦鳳去梧桐死，滿目鴟梟奈爾何？〔見趙德麟侯鯖錄卷六〕

以此，坐詩語調諧，貶饒州司戶。居於茅山，竟以壽終。皇甫湜爲況文集序曰：「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有意外驚人之語」；其稱道之如此。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七）云：「況披道服，在茅山，有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

得。顧云：「何不云『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豈其無禮』』顧曰：『是况』。其人慚怩而退」。夫人才氣凌人，乃至於此，宜其困頓也歟。

然紅葉題詩之故事，非限於况也。

相傳盧僊應舉之歲，「見漁隱叢話後集卷十六」，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舉來，葉上乃有一絕句，因置巾箱中。及後任范陽，遇宣宗省退宮人，下詔許從百官司吏。僊亦得一人，却扇之夕，宮人視紅葉而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意郎君收藏中箴」！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云：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
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但據流紅記則言拾此詩者，為僖宗時之于祐。祐題其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復流至宮中，為宮女韓夫人所得。祐後為韓冰門

館，因帝放宮女，韓泳爲作伐，以韓夫人嫁祐。『及成禮，於篋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泳開宴曰：「子二人可謝媒矣，」韓夫人乃吟曰：

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
方知紅葉是良媒。』

宋王銍補侍兒小名錄（頁五）則載德宗貞元中，『進士賈全虛者，黜於春官，春深臨御溝而坐。忽見一花，流至其前，以手接之，香馥頗異。旁運數葉，上有詩一首，筆跡纖麗，言詞幽怨，詩曰：

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

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墮，不能離溝上，街上吏頗疑其事，白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爲感動。令中人細詢之，乃得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詰其由，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爲詩；前數日，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敗露，死無所逃。」德宗爲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

此則又一說矣。

韓翃

韓翃，德宗時人，「世傳翃有寵姬柳氏，翃成名從辟淄青，置之都下；數歲，寄詩曰：

章台柳，顏色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

他人手！

柳答曰：

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
縱使君來豈堪折？

後果爲番將沙咤利所劫。翊會入中書，道逢之，謂永袂矣，是日臨淄大校置酒，疑翊不樂，具告之，有虞候將許俊，以義烈自許。卽詐取得之，以授韓云。

宣宗時，有趙嘏者，其遭逢與翊絕類：

唐才子傳〔卷七〕載，嘏字承祐，會昌二年進士。一家浙西，有美姬溺愛，

及計偕，留侍母。會中元遊鶴林寺，浙帥窺見，悅之，奪歸。遐明年及第，自傷賦詩曰：

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陀利，

今日青蛾屬使君。

帥聞之，殊慘慘。遣价送姬入長安；時遐方出關，途次橫水驛，於馬上相遇。姬因抱遐痛哭，信宿而卒。

案此等故事，屢見不鮮。吳曾能改齋漫錄記「宋徽宗時，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翻春鶯，爲人得去。晉卿還得一聯云：「佳人已屬沙陀利，義士曾無古押衙」。有客爲足成絕句云：「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囀沁園花」晉卿爲之凄然。——亦此類也。

其後有崔郊者，所逢又絕與遐相類。

郊寓居漢上，有婢端麗，善音律。既貧，鬻婢於連帥，給錢四十一萬，寵盼彌深。

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蔭。馬上漣泣，誓若山河，郊乃贈之以詩曰：

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帥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令婢同歸，至於幃幌奩匣，悉爲增飾之云。〔唐詩紀事卷五十六〕

韓 愈

大凡詩人，率多風韻。韓退之作原道諫佛骨表，自以爲承孟軻以來之道統，顧甯人亦欲以「泰山北斗」許之。然余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引唐語林云：（前集卷十六）

退之兩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故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得絕句：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並巷柳，
馬頭惟有月團圓。

蓋寄意二妹。遽歸，柳枝踰垣逃去，家人追獲之；故鎮州初歸詩云：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
留花不發待郎歸！

自是專寵絳桃矣。

考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一〕，「嘗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一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持，因而及亂。遂要返初，以青爲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怪而笑之。又彭乘墨客揮犀言：〔卷六〕「蒲傳正知杭州日，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忌色慾耳。」傳正俯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載何益？」讀此，雖可啞然一笑，然有以知昌黎之難焉。

韓 湘

韓湘字清夫，愈之侄孫也。長慶三年禮部侍郎王起下進士。落魄不羈，見趣高遠，尤耽苦吟。愈勉以經學；曰：「湘所學，公不知耶？」因賦詩以述志

云：

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橘液，凌晨咀落霞。
瑟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
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
有人能學我，同去看仙葩。

公笑曰：「子能奪造化乎？」湘曰：「此事甚易。」公爲開樽，湘聚土，以盆覆之，嚙水良久。開碧花兩朵，花片上有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甚異怪，未喻其意，曰：「他日驗之！」告遠，去。

未幾，公以諫佛骨事謫潮州刺史，一日途中見有人冒風雪從嶺林間來，視之，乃湘也。再拜馬前曰，「公憶花上之句乎？」因詢其地，則卽藍關；嗟歎久之。解鞍酒爐命酌，足成詩曰：

一封書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敢將衰朽送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湘笑而不答，遂別去，後不知所終。

案上述乃茗溪漁隱叢話（卷十）引劉斧青瑣說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九）亦記此事，但略異耳。

「韓愈侍郎，有疏從子任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三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尙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

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

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坐，唯齋紫蠟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較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

花發色白紅脈綠，每朵有一聯，詩字紫色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雪橫秦嶺家何在，雪橫藍關馬不前」十四字也。韓大驚異，矧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則雪橫雪擁十四字，又似爲退之原作也。

張 籍

張籍者，唐憲宗時人。韓愈送孟東野序曰：「唐有天下，陳子昂李白杜甫，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故新唐書以籍附愈傳。「卷一七六」且稱其長樂府雅辭，計敏夫亦謂「籍樂府詞，清麗深婉」，「唐詩紀事卷三十四」今錄其節婦吟云：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繻！
妾家高閣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

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此蓋寫意，乃用以却李師道聘也。師道割據一方，跋扈稱橫，慕籍而聘之。籍假托節婦口吻，婉辭拒絕，不媿言近意遠。近人如胡適，以爲拋却本事不論，此詩仍不失爲一首哀情詩也。〔詳白話文學史上冊，頁三八七，〕信然。

案籍爲唐人樂府作者之翹楚，往往以眼前景物，幻出神奇；其詩雖無本事，由籍寫來，却似真此事者。如白頭吟云

請君膝下琴，彈我自頭吟：

憶昔君前嬌笑語，兩情婉轉如縈素。宮中爲我起高樓，更開花池種芳樹。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

揚州青銅作明鏡，暗中持照不見影。人心廻玄自無窮，眼前好惡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青月長滿。

前爲節婦，此爲棄婦，蓋亦有所影托也。

賈島

唐時，日本高麗常遣使至我觀光，嘗特置「遣唐使」一職，其使者亦往往好吟咏也。

漁隱叢話〔卷十九〕引今是堂手錄云：「使者過海，有詩云：

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

時賈島佯爲稍人，卽聯其下云：

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

使者嘉歎久之，自此遂不敢言詩。

新唐書〔一七六〕言「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諄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誹謗，貶長江簿。」

劉公嘉話云：「島初赴奔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與對所得詩句云云。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論詩，與爲布衣之交，自是名著。」

後以不第，乃爲僧，居法乾寺，號無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吟咏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睨帝曰：「郎君何會

此耶？」遂奪取詩卷。帝慚慙，下樓而去，遂除烏爲遂州長江簿，「與新唐書所記略異。

案此詩，乃賈島題李凝幽居（賈長江集卷四）也，詩云：

閒居多鄰竝，草徑入荒園；
烏宿池邊（一作中）樹，僧敲
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
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全詩中似以推敲兩句爲較佳耳。大抵文人賣弄，自古已然。故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自謂夢中神授。實則全詩尙不大佳，况零言隻字耶？

賈浪仙詩，在唐人作品中，最爲枯澀，久有定論。第崇仰浪仙者，大有人在耳。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六）云：「唐李洞字才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乃錄其儻祀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扈。好學又善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蓋酸鹹之嗜，固有異世而

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耶？」密言亦冷僻甚矣。

然以鳥之致力於詩，冥然忘我，則亦自有可稱。王建嘗有贈鳥詩云：

盡日吟詩坐忍飢，萬人中覓似君稀；
僮眠冷榻朝猶臥，驢放秋田夜不歸。
傍暝旋收紅落葉，覺寒猶着舊生衣。
曲江池畔時時到，爲愛鷓鴣雨後飛。

蓋不贊其詩，而贊其好詩也，亦狡獪矣。但韓愈有送鳥詩：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
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

則推崇之甚矣。

崔 護

崔護者貞元十二年〔德宗，七九六〕進士。全唐詩錄其詩六首。護嘗有題都南城莊詩云。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一本作
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此詩故事，太平廣記載之頗詳。

初，護舉進士不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

叩門久，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子乃啓關，以盂水至，獨依小桃柯佇立，而意屬良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戶扃無人，因題此詩於左扉。

後數日，復往尋之，有老父出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

絕食數日死。殺吾女者，得非君耶？」持崔大哭。

崔感動，請入臨，見其女儼然在床；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復活，老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然崔護「桃花」之句，以此得婦，其後劉禹錫桃花題句，則竟以此免官。

唐詩紀事〔卷三十九〕謂禹錫元和十年〔憲宗，八一五〕，自朗州召至京，有戲贈看花諸君子詩云：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元都觀裏桃千樹，
盡是劉郎去後栽。

後十四年，有重遊玄都觀絕句，并序云：

余貞元二十一年〔八〇四〕，爲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

連州，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又十有四年。復爲主客郎令，重遊元都，蕩然無有一樹，惟免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也，詩云：

百畝庭中半是苔，
桃花落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
前度劉郎今又來。

辛文房謂禹錫初以黨王叔文被謫；後宰相憐其材，召還之，而禹錫作元都觀看花詩，詩句譏忿，當時不喜，又謫守播州。後以裴度言召還，而禹錫又作重遊元都觀絕句，益得罪當道矣。故宋趙德麟侯鯖錄，竟以此與「空梁落燕泥」並提而舉，爲古今詩禍之一焉。

案春至桃花最爲嬌，無怪乎崔護之感動少女，夢得之忍辱命筆也。女郎張璠嘗有春詞云。

垂柳鳴黃鸝，間關若求友：春晴不可耐，愁殺閨中婦，日暮登高樓，誰憐小垂手？昨夜桃花飛，今日梨花吐；春色能幾時，那堪正愁緒！蕩子遊不歸，春來淚如雨。

亦蘊藉可喜。

劉禹錫

楊妃死於馬嵬，此唐人極好詩料也。

王楙野客叢書（卷二二）謂「李肇國史補注，（卷上）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媪得錦鞵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鞵，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遺一鞵，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鞵銘，有曰「羅鞵羅鞵，香塵

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曰妃子有遺轍事。

故劉夢得馬嵬行云：

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旁楊貴人，墳高三四尺。
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軍家誅戚族，天子捨妖姬。
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迴轉美目，風日爲無暉。
貴人飲金屑，倏忽葬英暮，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
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覷，共愛宿裝妍，君王畫眉處；
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
郵童愛踪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
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

夢得又有詩：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關於此詩本事，又有兩說焉：

劉斧青瑣摭遺引宋張敦頤六朝事迹云：〔見卷下，第七〕。

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

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媪，皆衣皂。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

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家，有二燕棲於梁上，榭以手招之，卽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

誤到華胥國上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

洒淚臨風幾百回。

及來春，燕復飛來。榭見身上有詩「蓋烏衣國女之詩」云：

昔日相逢皆冥數，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
三月天南無燕飛。

至來歲，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故劉禹錫有詩云：「……」也。

則王謝當作王榭，其詩當以追戀舊歡解，不當以弔古興懷解也。

然吳曾能改齋漫錄謂「王者，王導等人；謝者，謝鯤之徒。按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撫遺之說，亦何謬耶？」藝苑雌黃云：「按輿地志，晉王氏自立烏衣巷，當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於今王謝郎；」比觀劉斧撫遺，乃

以王謝爲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托名於錢希白。終篇又以劉夢得詩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謬，是劉斧妄言耳！

故昔人解此詩者，均以爲「舊居不在，斯人凋謝；傷時懷地，憑弔生悲。」即夢得以外之詩人。咏烏衣巷者，如楊虞部：

人物風流往事非，空餘陋巷作烏衣，
舊時簾幕無人覓，只有年年社燕歸。

如朱存：

閱閱興亡樑榭移，年年舊燕亦雙歸；
茅簷葦箔無冠蓋，不見烏衣見白衣。

如曾極：

吳兵曾駐黑雲都，江左夷吾此地居。
休把烏衣輕馬巷，

懸鶉結駟擦丘墟。

如馬野亭：

依依燕子可憐生，相向於人真有情。不道華堂曾正息，
如今窮巷莫經營！六朝盛事同流水，千載遺蹤只舊城。
白日飛忙難話此，話時須等夕陽明！

如無名氏：

烏衣池館一時新，晉宋齊梁舊主人；無處可尋王謝宅，
落花啼鳥可憐春。

均以過日繁華，資人興感；均無王謝氏燕翼寄情書一類事也。（詳景定建康志卷十六，及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二。）

景定建康志引舊志云：「在秦淮南，晉南渡，王謝諸名族居此，時謂其子

弟爲烏衣諸郎。今城南長干寺北有小巷，曰烏衣，去朱雀橋不遠。然則所謂烏衣巷者，南宋時已如此寂寥；今則巷僅容一人過，且奇穢；詩人懷古，不能徘徊不去焉。

案夢得，名禹錫，貞元九年，（德宗七九三）進士。後以黨主叔文故，貶郎州司馬。郎州近夜郎，俗信巫鬼；每祀，歌竹枝。夢得乃倚聲作竹枝辭十篇，尋召還，而以玄都觀看花詩，雅不爲執政所喜。後以裴度力薦，得遷太子賓客。益優寵，以文章自適焉。平生與白居易醉唱甚多，居易嘗推重之曰：「劉君詩，處處有神物呵持」云。

白居易

新唐書載楊太真事，〔卷七六〕已極悱惻。

楊妃始爲壽王妃，元宗自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充後庭，遂召內禁中。帝異之，卽爲自出妃意者，丐籍女

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勅貴妃。』追封其父並封其女弟韓虢秦三國爲夫人。

他日，妃以譴遣歸，至中昃，帝尙不御食，管怒左右。高力士驗帝意，乃請召妃還。天寶九年，又受譴還第，妃因使者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髮膚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縷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每歲十月，帝幸華清宮，楊氏五家，家別爲隊，俄而五家合爲一隊，爛如萬花川谷，成錦繡焉。

天寶十三年，安祿山反，指妃及諸楊罪。帝西幸，至馬嵬坡，陳玄禮以軍人諫。『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尙在。」帝不得已，與妃袂引而去。縊路傍祠下，裹屍以紫茵，瘞道側，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且詔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今葬妃，恐反仄自疑，」乃止。密遣中使者

具棺槨，他葬焉。」

「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淒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爲便觀云！」

如此詩料，淒感何似！故白居易作長恨歌，而陳鴻撰長恨歌傳。傳云：

開元中秦階平，四海無事。明皇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於右丞相。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

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滌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宏農楊玄琬女於壽邸，旣笄矣；鬢髮膩理，纒纒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盆，旣出水，體弱力微；若不勝羅綺，光彩興發，轉照動人。

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

插，垂金絡，明年冊爲貴妃，中后服用。由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

時省風九州，泥金五獄，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伎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傾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

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貫，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側目。故當時諷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作門上楣」其人心羨慕至此。天寶來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耶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闕天下」。國忠奉幣纒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以去。蒼黃展轉，竟就縊於尺組之下。

既而明皇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明皇爲太上皇就，養南

宮，灑於西內。時移勢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冬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瑄發音，聞鸞鸞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獻秋。三歲一意，其念不衰，求之魂夢，杳不可得！

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瑣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

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綉，佩紅玉，曳鳳寫，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年已還事，言訖闕默，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析其中，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請感是物，尋舊好也。」

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辭，「請常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

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思之曰：『昔天寶十載，侍釵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尙之。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毋自苦耳』。

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盩厔，鴻與琅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携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望亂階，垂於將來焉！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余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白氏長恨歌云：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
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
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
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轉夜，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
緩歌漫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
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可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

旌旗無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

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成眠，
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臨卽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
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徧，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
九華帳裏夢魂驚。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
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
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

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
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
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
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案楊妃之死，詩人付之飄咏者多矣。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八）謂：

武惠妃卒，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有蘇玉妃之美者，絕世無雙，帝見而
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瑛章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
如惠妃，冊爲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
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

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皇不忍金宮冷，獨憫君王一玉環。

摛詞雖工，意亦尙婉，惟李商隱云：

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

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樂天又有琵琶行，亦復膾炙人口：

序云：

元和〔憲宗〕十年〔八一五〕，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

女，嘗學琵琶於穆曹兩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顛頓，轉徙於江湖間；」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詩云：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按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

似訴生平不得意，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
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

水泉冷澀絃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
此時無聲勝有聲。銀餅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
曲終收撥當心劃，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
惟見江心秋月白！

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

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去來江口守空船，繞江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樓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

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
終歲不聞絲竹聲。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
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
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
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案樂天長恨歌及琵琶行，尤爲絕唱。元人有夜雨梧桐雜劇，清人有長生殿傳奇，胥受長恨歌之影響者也；清蔣心餘紅雪樓九種曲中，其中四絃秋一劇，亦取琵琶行本事翻成；而昭代叢書中更有衍琵琶行一詩，即以白詩每句爲起句，而足成一絕，都凡絕句八十六首。其

詩雖不足觀，然亦足見白氏作品之令人傾倒矣。

唐才子傳云：『居易字樂天，太原下邳人，弱冠名未振，觀光上國，謁顧况。况，吳人，恃才少所許可。因諶之曰：「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及鑿詩至：（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乃歎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平生與元稹相善，天下號曰元白。然居易官途多舛，元和初，以中讒貶江州司馬，後外除爲杭州刺史。文宗立，召遷刑部侍郎，至會昌初而致仕。累以忠鯁見擯，乃益放情詩酒，「人窮則文益工，」彼蓋猶是。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三〕言；「白樂天每作詩。命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然樂天所以不朽，亦復在斯。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八〕載有人以白詩刻身之事：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虜撓，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嘗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開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鏤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則知唐末年時，居易已爲民間所崇禮矣。茗溪漁隱叢話引王荆公言。「天下好語，皆被杜子美道盡，天下俚語，又被白樂天道盡，」非篤論也。

元 稹

雲溪友議〔卷九〕謂「元微之應制後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咏，而饒詞辨。常悵懷抱」。『及爲監察，求使劍門，以御史推鞠。難得見焉。及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臨途袂別，不敢挈行。泊登翰林，以詩寄曰：

錦江滑膩峨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出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君侯欲夢刀。
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其後出知同州，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書往蜀取濤，乃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探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霄。篇咏雖不及濤，而華容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探春曰：

新裝巧樣畫雙蛾，慢裏恆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

緩行輕踏皺絨靴。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
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

望夫歌者，即羅噴之曲也。（金陵有羅噴樓，乃陳后主所建。）

採春所唱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五六七言，皆可和者，其詞曰：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
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
閒向江頭採白蘋，常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

暗擲金錢卜遠人。

昨夜黑風寒，牽船浦裏安，潮來打纜斷，採櫓始知難。

採春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漣漣！

微之先交薛濤，後戀採春，外遇之佳，可謂至矣。然閨中有人，其樂正亦不減。友議謂微之「初聚京兆韋氏，字蕙蘩，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袁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偶」。計敏夫唐詩紀事（卷三十七）引本事詩云，「公先聚京兆韋氏，字惠蘩，韋逝，爲詩悼之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今按元氏長慶集（卷九）有三遺悲懷云：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願我無衣搜蠹篋，

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
針線猶存未忍開。尙想舊情戀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
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此係仲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
鬼詩也 潘岳悼亡猶費辭。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
惟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皆爲章氏作也。

微之繼室袁氏，夫婦亦相得甚歡。相傳微之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踰月，出鎮武昌。是時中門外構幕，候天使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聞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袁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所以如此。」微之乃立贈詩云：

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異，常看遠地花，
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却是家。

悲懷詩咏死別，此乃哭生離也。讀之令人戚然有封侯夫婿之感！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六）云：「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記明皇時事也。余以爲微之之作，過於樂天。白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荒縱之意，皆可攷；卒章乃不忘箴諷爲優也。」

又云：『祿山以天寶十四年反於漁陽，陷東京。則幸連山時，乃十三年也。巡幸而諸弟諸姨悉扈從，百司困頓亦擾矣。念奴，名伎也，帝歲幸華清，時巡東洛，有司潛遣隨行，以備宣喚；而每爲諸王所邀致。方寒食火禁，而中夜宮中張樂不已，聲聞於外，遣中官傳呼，追覓念奴，特許傳燭於街衢，呼叫於靜，皆不可以訓。既終夕喧樂，黎明六飛又復西去，王者慎勤，當如是乎？此詩深譏其荒淫無度也。』

按元氏長慶集〔二十四〕載此詩：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唐詩紀事卷三十七作自）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簸簸。

宮邊老人爲余泣，『少年進食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

地，歸來如夢復似癡，何暇備言宮裏事！

『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高樓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粧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涼州徹，色色龜茲蟲錄續。李暮廳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

『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鬥風。』

『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

藏，萬姓無聲淚暗墜。

『兩京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闔樹宛然。』

『嗣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

『去年因勅使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存，文牕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箏碎珠玉。』

『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巢盤門拱，茵生香案正當衙。』

『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鈎。』

『指向傍人應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

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

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變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云由相公。

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庭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統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記得楊與季。

廟謀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痍。

今皇神聖宰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謀休用兵。

之微之嘗作會真記，敘張生爲鶯鶯事，卽西廂記所本也。略謂：

『余所善張生，』遇崔氏孀婦鄭氏携其女同投蒲之普救寺；敘之，「乃異派之從母。」後以軍人擄劫，崔氏家產甚厚，不知所措。張與疆吏有舊，請吏護之，始免於難。鄭氏深德張君，因盛飾其女鶯鶯，以兄禮見張生焉。鶯鶯爾時，正十七歲也。

張生以是拳拳；因囑鶯鶯侍兒紅娘，綴春詞以蠶之；紅娘以綵箋還曰：「崔所命也。」箋上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喻其意，既望之夕，待於西廂，鶯鶯既至，則責張曰：「非禮之動，能不愧心！」言畢，竟翻然而逝。

張自失久之；後數日，張方悵然獨寢，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背曰：「至矣至矣！」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向日端麗，不復同矣。張生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自此以後，好合無違。

張知鶯善屬文，然終不可見。嘗聞其獨夜操琴，求之則不復鼓矣。後「張生以文調及期，又當回去。」鶯始拂琴，鼓霓裳羽衣序，左右皆歔歔。張行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崔氏緘書致意，內云：「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松柏留心，致有自獻之羞。」且謂：「或如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消，丹誠不泯！」並致玉環一枚，

以證其堅潔不渝，始終不絕焉。

『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委身於人，張亦別有所娶，

『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之，已諾之，而崔終不爲出。張君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
爲郎憔悴却羞郎！

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去，崔又賦一詩以謝絕之曰：

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惜取眼前人！
自此絕不通聞矣。

案此事是否元氏自傳，抑真有張生其人者，後人常有辨別之者：

宋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有云「詩人老去爲鶯在，」僕觀元微之所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科記張藉以貞元十五年郢下，發科既先二年，決非張藉明矣。每觀斯文，撫卷太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爲余言，友人楊阜公嘗得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趙德麟侯鯖錄（卷五）「傳奇言張生年二十二，不知女色；而樂天作微之墓志與之合。又，傳奇言「後歲餘，張生另有所娶；」而退之作微之妻韋氏墓志，又與之合。且據白樂天微之母鄭夫人誌，知微之母，爲鄭濟女；而唐崔氏譜，言崔鵬亦娶鄭濟女，是鶯鶯者，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焉。

復云：「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皆隱「鶯」字。及鶯鶯詩，離思詩，離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袂絕詞，夢遊春詩，皆敍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又敍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其詩中多言「雙文」，意二「鶯」字爲雙文也。併書於後，使覽之者得攷焉。」

古豔詩春詞云：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
「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難藏；
等閑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云：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粧，
夜合帶烟籠曉月，

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
頻動嬌波嗔不語，等閑教見小兒郎。

離思云：

自愛殘粧曉鏡中，環釵瓊纂綠絲叢；須臾日射胭脂頰，
一朵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閑讀道書慵未起，
水晶簾下看梳頭！

紅羅着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麥塵；第一莫嫌才地弱，
些些紕慢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
半緣修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蘋！今日江頭兩三樹，
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曉云：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娃兒撼起鐘聲
動，二十年前曉寺晴。

古決絕詞〔按此詞最合會真記景地下有圈處指其最合本事者。〕云：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
七日一相見，相見放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
東西南北吹。

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憶；對面尙如此，背面當可知。
春風撩亂百勞語，况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若相問，竟不

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亦。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

噫春冰之將泮，愁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間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筓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願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都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吾奪！

已兮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事事無，夜夜相拋眠。幽懷尙沉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

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雀性遲回，死恨天鷄識時節。曙色暫瞳矓，華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撤。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信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離憶云：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香。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秋遷！

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
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低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
蒲頭花草依新簾。

春冰銷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得無。憶得雙文衫子薄，
細頭微映近紅酥。

贈雙文云：

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暫笑，閑坐受無聊。
曉月行堪墜，春酥見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迴腰。
綜觀上文，則趙德麟之說，或不虛也。

案顧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初對策第一。其詩傳入宮中，宮中人皆呼爲才子。然詩人情

性，往往輕浮，終爲時議所非，宜海浮沉，無甚可以自白。平生與白居易最善，雖骨肉無以過也。至於一生黜遇，初交薛濤，復逢探春，正室續絃，又相得甚歡。如再重之以雙文，則自古詩人，均望塵莫及其遭遇矣。

盼 盼

白氏長慶集〔卷十五〕載樂天有燕子樓詩，其序云：

『徐州故張尙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余爲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尙書宴余，酒酣，出盼盼佐酒歡甚。余因贈詩云：『醉嬌聲不得，風扇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迨茲僅一紀矣。』

『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新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

「張尙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於今尙在。」案盼盼詩云：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又云：

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
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一十年。

又云：

適看鴻雁岳陽迴，又覩玄禽逼社來，
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樂天步韻，和之；又贈以詩曰：「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

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死不相隨。」〔題感故張僕射諸妓，見全唐詩白居易十
三。〕盼盼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吾
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吾公清範也，所以偷生爾。乃和白公詩云：『自守
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台不去隨。』後遂旬
日不食而卒。」

薛 濤

薛濤字洪度，成都樂伎也。性辨慧，嫺翰墨：「八九歲知聲律，一日，其
父鄖，指井梧曰：「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濤應聲曰：「枝迎南北鳥，
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全唐詩注〕以爲依門賣笑語也，後果入樂籍。

居成都浣花里，種菖蒲滿門，傍卽東北走長安大道也。往來車馬，輒爲留

連。元和中，元微之使蜀，與濤頗有往還，蜀人呼妓爲「校書」，自濤始也。濤工爲小詩，嫌成都牋幅大，遂製狹之，人以爲便，名曰「薛濤箋」云。

辛文房稱其詞意不苟，情盡筆墨，裙裾之下，出此異物。茲錄其望春詞云：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攬草結同心，將以曉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復哀吟。
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筋垂朝鏡，春風知不知！

蓋春光易老，年華如水，此詩良復蘊藉。如書在小箋，令人真個銷魂也。

案唐代歌妓，常有能詩者，薛濤其著者也。其次者，如倡妓常浩昭盧夫人詩云。

佳人惜顏色，恐逐芳菲歇，日暮作畫堂，下階見新月。拜月仍有

詞，傍人那得知，歸取玉臺下，始覺淚痕垂。

亦復可誦。

王建

全唐詩王建小傳云：『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歷十年，〔代宗七七五〕進士，初爲渭南尉，歷秘書省侍御史。太和中，〔文宗，八二七〕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後歸咸陽，卜居原上。建工樂府，與張籍齊名；宮詞百首，尤傳誦人口。』

蓋建詩多言宮中事，如舊宮人云：

先帝舊宮宮女在，亂絲猶掛鳳凰釵；霓裳法曲渾拋却，
獨自花間掃玉階。

又如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
錯教人恨五更風。

故拘謹如王安石，亦深愛其詩也。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二）載『建宮詞云：

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佈錦，
菱角鷄頭積漸多。

事見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撫實，非鑿空語也。』

全唐詩注云：「建初爲渭南尉，值內官王守澄，盡宗人之分。因過飲，語及漢桓靈信任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乃贈詩曰：

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
進來龍馬便教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
自是姓同親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

所謂「自是姓同親向說」者，建蓋言：「語出於守澄」，欲以挾特守澄耳。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二）謂守澄本欲奏劾，以此而寢云。見王建宮詞舊跋

昔溪漁隱曰：「余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且世所膾炙者數則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

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樓猶封繫臂紗。

又如。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此皆杜牧之作也。

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

此白居易詩也。

寶仗平明金殿開，暫時執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此王昌齡詩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及逸詞九篇，或曰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余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也。」

蓋建長於宮詞，故後人寧以他人所作，依附之歟？

李涉

李涉者，唐憲宗時（八〇六——八二〇），爲太子通事舍人。太和（文宗八二七）中，爲大學博士，自號清溪子。張爲作主客圖，以孟雲卿爲高古，而以涉爲入室，此實門戶之見。蓋涉詩頗有可存者。

唐范摅雲溪友義（卷九，商氏稗海本）云：「李博士涉，諫議渤海之兄。嘗適九江，看牧弟，臨袂，凡有囊裝，悉分匡廬隱士。惟書籍薪米存焉。至皖之西，忽逢大風，鼓其風帆，數十人皆持兵仗而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船也。」

其中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剽他金帛，聞其詩名日久，但希

一篇；金帛非貴也。」李乃贈一絕句：

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
世上如今半是君。

豪首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却焉。

案唐詩紀事，以豪首爲章思明，且載有後事。其詳載於（卷五十六）李彛征傳中。

「彛征客遊閩越，冒雨宿章氏莊。主人章思明年八十餘，杖履迎賓，談論詩史。彛征善談，而不能風也。」次第至李涉之詩，主人堅稱善。彛征遂吟曰：

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潺送
客愁。

又曰：

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冷冷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
翅飛。

復吟二篇曰：

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余也是何人。

又曰：

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

韋叟依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遊浪江湖交結姦徒，爲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此詩，因而聆跡。李公待遇，若陸士龍之薦戴若思，中心藏焉。遂隱於羅浮，經一紀矣。李既云亡，復不再遊秦楚，追憶今昔，不勝潸然！乃持觴而酌，反映而歌云：

春雨蕭蕭江上村，五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樊征又云：於韋叟之居，觀李博士之手翰云。

薛宜僚

古人謂同氣相感，鴛鴦同命，其信有之耶？

錢希白南部新書〔庚〕，謂薛宜僚以左庶子充新羅冊封使，至青州，悅一妓段東美，因賦詩曰：

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烟，
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權情又一年！

到外國，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數日而卒，喪至青，段奠之，一慟而卒。

案趙國北陔餘叢攷（卷四十一）謂「秦少游南遷至長沙，有妓生平酷愛秦學士詩。至此，知其爲少游，請於母，願托以終身。少游贈詞，所謂：『彬江幸自繞彬山，爲誰流入瀟湘。」

去？者是也。念時事嚴切，不敢同往貶所，及少游卒於籬，喪還，至長沙，妓先一日得諸夢，即逆於塗，祭畢，歸而自縊。實亦類此。

又，唐宋人好以詩詞贈歌伎，諸大家均未能免。唐詩紀事（卷四十九）又言，湖州崔芻言郎中，初爲越副戎，席中有周德華者，爲劉採春女。善歌楊柳枝詞。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咏也。滕邁中郎一首云：

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

中吹！

賀知章秘監一首云：

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條；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楊巨源員外一首云：

江邊楊柳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應惜，殷勤更向手中吹。

劉禹錫尙書一首云：

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
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

韓琬舍人一首云：

枝。鼻。芳。腰。葉。鬥。眉，春來無處不如絲；
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

又云：

梁。宛。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
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

文人士大夫，往往與歌女舞妓，不無酬對，時勢然也。劉禹錫春事，已見元稹之詩中。微之亦有贈詩，採春夫名周李南，故其女姓周。採春所唱，亦言製自名家，故德華亦然。以上陳邁等六首，本意均言楊柳，然詩旨蘊藉可念。採春唱時，國婦行人，均爲涕泗漣漣；但不知德華唱時何如？其中如「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蓋古人送別，常有折

柳枝贈作行人鞦韆者；此以柳絲之殘，形容別離之多，真可謂「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吹」也。

張 祜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自倚能度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此張祜所作宮詞也。

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卽不諱，爾何爲哉？」指筆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惘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絕。帝崩，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才人櫬至，乃舉。祜爲

孟才人歎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咏嬌嬾，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

按皮日休云：「祐字長吉，元和中（憲宗，八〇六——八二〇）作宮體小詞，辭旨黷發」。此事此詩，可作斷腸詩視之矣。昔東坡嘗製蝶戀花，其詞云：「花隨殘紅青杏小，

燕子來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鶯聲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總被無情惱」。常令朝雲歌之。唱至柳綿句，雲恆悵悵如不自勝！坡問之：曰「妾所不能堪者，「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則知文能感人，於古亦已有之。「河滿子者，蜀中樂工將就刑，獻此曲而不免，當時云：「一擊去也。」（見錢

希白南部新書辛）

唐詩紀事（卷五十二）載世傳韋鮑二生以妾換馬之事云：

「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有美妾，韋有良馬，鮑以夢蘭小情佐歡。

飲酣，停盃閱馬軒檻，韋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命勸韋酒歌云：

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留去恨，含思獨無言。

又歌送鮑生酒云：

風颭荷珠雖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橋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

韋如命牽「紫叱撥」以酬之，「紫叱撥者，蓋韋生之名馬也。」

故祐有愛妾換馬之什曰：

綺閣香銷華厩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趨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西風兩意同！

案祐所爲詩，終以綺麗爲主。如退宮人云：「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杜牧之酷愛其作，聞白樂天有非之之論，乃爲詩以辨曰：「暎在眼前人不見，遺超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其推許至此。

唐才子傳（卷六云）「晚與白樂天日相聚談，樂天譏以「足下新作憶柘枝云：『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乃一問頭耳。」祐曰：「鄙薄之語是也；明公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又非目蓮救母耶？」一座大笑。初過廣陵題曰：

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
慕田。

太中（宣宗，八四七）中，果卒於丹陽隱居，人以爲讖云。

崔 涯

唐詩紀事〔五十二〕言：

崔涯吳楚人，與張祜齊名。其妻雍氏，乃小校之女，夫婦相歡，而涯不禮其妻父。妻父不平之，奪其女爲尼。涯不得已，爲詩留別曰：

隴上泉流隴下分，腸斷嗚咽不堪聞，嫦娥一入月中去，
巫峽千秋空白雲！

案陳鵠西塘集香齋雜聞（卷十）「余弱冠客會稽，游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題詞云。

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
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
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筆勢飄逸，書於沈氏園，「辛未三月題」。放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常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氏名某，家有園館之勝，放翁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遣遺黃封酒果饌，通慇懃。公感其情，爲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閱。未幾，怏怏而卒，聞者爲之愴然。

今讀崔涯絕句，知此恨不僅放翁有也，第此爲姑惡，彼則爲翁惡耳。

李商隱

李商隱嘗有錦瑟詩云：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案此詩最費索解，或以爲義山戀愛之詩，然無明證也。

今據宋翔鳳過庭錄（卷十六）云：『錦瑟一篇，蓋義山五十後自序之作也；五十絃瑟最悲，而已之身世已似之矣；』

『首二句點明年紀，莊生句是悼王氏婦，卽轉韻詩「憐我秋齋有蝴蝶」；』

以莊子有鼓盆之事，故以自比。悼傷後，乃應柳仲郢東蜀之辟，正義山五十歲後事。故有悼傷。後赴東蜀遇雪詩，又赴職梓潼留別畏之詩有「柿葉翻時獨悼亡」之句，望帝云云，正指東蜀也。滄海句追記隨鄭亞在嶺表也。藍田句追敘在河陽以前婦子之樂也。

「通首皆追憶，故先近事以及遠事，卽末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惘然」也。

「義山晚節編定生平之詩，而以此篇冠首，說者層層傳會，愈理愈亂，記從前有一家以爲自敘，故爲順其意如此。」

案細素雜記云：「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案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怨滄鷗」，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瑰邁奇古，信然。」劉賈父詩話以爲錦瑟乃當時貴人愛姬之名，義山因以寓意，非也。」〔蒼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二引。〕實則劉賈父亦有

所本，當時人盛傳鍾繇，即令狐楚之妾云。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七）謂，商隱字義山，少爲令狐楚所賞識。中開成二年（穆宗八三六）進士。其後見惡大吏，浮沉無所依歸。爲詩主穠艷，號三十六體。時白樂天老退，極喜商隱文章。曰，「我死後，得爲爾兒足矣。」白死後數年生子，因以白老名之。「初得大名，薄遊長安。長安人尙希識面。因投宿逆旅，有衆客方酣飲，賦木蘭花詩，就呼與坐，不知其爲商隱也。後稱一篇曰：

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
不知元是此花身！

客問姓名，大驚，稱罪。

案義山無題詩，大抵涉及情愛，如云：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
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燭紅。
嗟予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又如：

來是空言去絕踪，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喚，
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綉芙蓉。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

皆可與錦瑟同樣觀看也。

杜牧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云：

杜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屬文，太和二年〔文宗八二八〕韋籌榜進士。……卒年五十。臨死自寫墓誌，多焚所爲文章，詩情豪邁，語率驚人；識者以擬杜甫，故呼大杜小杜以別之。後人評牧詩，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謂圓快奮急也。

牧，美姿容，好歌舞，風情頗強，不能自遏。時淮南稱繁盛不減京華，且多名姬絕色，牧恣心遊賞，嘗有詩云：〔遣懷〕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茗溪漁隱叢話作「腸斷」〕
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茗溪漁隱曰：「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叢話卷十五〕

宋王銍補侍兒小名錄〔頁四，稗海本〕載「崔紫雲，兵部李尙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罷鎮北都，爲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臺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遇公有宴，故留南行一位待之。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

「宴將醉，杜公輕騎而來，連引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嘗聞有能簫咏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傳，倘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迴頭掩笑，杜乃作詩曰：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重粉面一時回。』

『詩罷，升車鞞鞶而歸。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

從來學得斐然詞，不料霜台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

漁隱叢話〔後某十五〕引麗情集云：『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爲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遊之。時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爲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崔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之，俟其雲合，牧當問行寓目，冀此』

際或有閱焉。」君大喜，如其言。

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鬢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後必爲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

「尋拜黃池兩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乞干墀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湖州刺史。」

「比至郡，已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卽政之夕，亟使人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攜幼以詣之。牧詰其母曰：「曩許我矣，何爲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辭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爲悵別詩云：

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

綠葉成陰子滿枝（但計敏夫唐詩紀事（卷五十六）作，「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案綠葉成陰之說，非限於杜牧也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十）言黃山谷在荊州時，鄰居一女子，閑靜妍美，綽有態度，年方笄也。山谷殊歎息之，其家蓋閭閻細民也。未幾，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貧下。非其偶也。山谷因和荊南太守馬城中玉水仙花詩有云：

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

蓋有感而作。後數年，此女生二子，其夫鬻於郡人田氏家；憔悴頓挫，無復故態，然猶有餘妍，乃以國香名之。

元祝誠蓮堂詩話（卷上）亦記山谷此詩，且引高子勉國香詩序云：「此蓋山谷借以寓意也。案國香，荆渚田氏待兒名也；黃太史自南谿召爲吏部副郎，留荊州，乞守當塗，待報。所

居卽此女子之鄰，太史偶見之，以爲幽閑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此詩以寓意，俾余和之。

後數年，太史卒於嶺表，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兩子矣。會荆南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余，置酒出之。掩折困瘁，無復故態。座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余請於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

政和三年春，京師會表弟汝陰王性之。問太史詩中本意，因道其詳。乃爲賦之詩曰：

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從款，綵毫曾咏水仙花，可惜國香天
不管。將花託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前紆貴從，藍橋
貧戶怪隣居。

十年目色遙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
勤句。聞道別鸞別鵲悲，藁礎無賴鬻娥眉；桃花結子風吹後，巫峽
行雲夢足時。

田郎好事知渠久，酬贈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

台柳。寶髻金梳金鳳翹，尊前初識董嬌嬈，來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

却把水仙花說是，猛省兩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聞話此詳，索詩裁與漫淒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

又吳曾能改齊漫錄（卷十一），亦有國香一條，與此所載略異。蓋宋人亦以「來遲杜牧」爲譏助也。

閱后山詩話，知山谷嘗有蕪山溪贈衡陽妓陳湘云：

鴛鴦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斂秋波，儘湖南山明水秀。修修儂儂，恰近十三餘，春正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尋芳載酒，肯落他人後？只恐晚歸來，綠成蔭小梅似豆。心期得處，每自不由人，長亭柳，知君否，千里空回首！

此亦「來遲杜牧」意也。

又閱趙德麟侯鯖錄（卷一）云：「歐公閑居汝陰時，二妓甚穎。文忠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纈芳亭上，「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蔭」句耶？則知歐陽修亦有此矣。

杜秋娘

張邦幾侍兒小名錄拾遺，〔頁七禪海本〕云：「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年十五，爲浙西觀察使李錡妾，嘗爲錡辭云：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君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案杜牧有杜秋娘詩，其序云：「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卽位，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謚丞相欲去異己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余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云云。詩中有言「京江水清清，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淚卽山鑄，後庭千蛾眉，秋持王學飲，與唱金縷衣，」卽指此也。

案青春逝去，歡樂不再。郎若不能知老，妾亦無術駐顏，天下盛風景事。無過於斯者。此劉希夷白頭翁所以有「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杜秋所以有「花開須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之歎也。

錢希白南都新書(丁)載「盧校書年暮。娶崔氏。結婚之後，爲詩曰：

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
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世間惟青春最爲可寶，信然。

魚 元 機

魚元機，長安人，女道士也。性聰慧，好讀書，尤工韻調，情致繁縟。咸通中〔懿宗八六〇〕及笄，爲李億補闕侍寵。夫人妬，不能容，億乃遣隸咸宜觀披戴。〔唐才子傳卷八〕故嘗有寄李億員外詩〔全唐詩題作贈隣女〕云：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床；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
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
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又嘗有閨怨云：

薜蘿盈手泣野暉，聞道鄰家夫婿歸；
別日南鴻纔北去，今朝北鴈又南飛。
春來秋去相思在，秋去春來信息稀，

局閉朱門人不到，砧聲何事透羅幃！

案元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之句，極爲人所稱道。此所謂『蘼蕪盈手，』蓋又取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之故事，以表其棄婦之幽怨耳。

案杜甫有佳人詩云。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山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死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
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已似玉。
合昏尙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女賣珠迴，牽蘿補茅屋。
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依修竹。

此言棄婦之悲，亦復辛酸令人不忍卒讀。

韋 莊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曾祖少微，宣宗時（八四七——八五九）中書舍人。莊疏曠，不修小節。李詢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辟爲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後相建爲平章。生平詳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四十一）

王士正五代詩話〔卷四〕引詞統云，『韋端己讀書，數米而炊，秤柴而爨。應舉時，遇黃巢犯闕；〔唐僖宗中和三年癸卯，八八三年，〕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綉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時號秦婦吟秀才。又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按全唐詩錄，莊有浣花集十卷；弟藹編綠。序略云：『家兄自庚子（八八

○亂離前，凡著歌詩文章數十通，屬兵火迭興，簡編俱墜，惟餘口誦者，所存無幾。爾後流寓漂泛，寓目緣情，迄於癸亥歲〔昭宗天復三，九〇三年〕，僅千餘首。辛酉春〔九〇一〕，應聘爲蜀奏記，明年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舊址，結茆爲屋。思其人，欲成其處，謫因錄兄彙，或默誦者，次爲十卷，目之爲浣花集。『則是浣花集之編定爲癸亥，秦婦吟之作，爲癸卯，相距二十年，中更變亂，宜集中不之載也。』

茲錄其全作云：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
東西南北路人絕，
綠楊悄悄香塵滅。路傍忽見如花人，
獨向綠楊陰下歇。
鳳側鸞欵鬢脚斜，紅攢黛欵眉心折。
借問女郎何處來，
含嚔欲語聲先咽。回頭歛袂謝行人，
『喪亂漂淪何堪

說？三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秦中事。君能爲妾解金鞍，妾亦與君停玉趾。

『前年庚子臘月五，正閉金籠教鸚鵡；斜開鸞鏡懶梳頭，閑憑雕闌慵不語。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播金鼓。居人走出半倉皇，朝士歸來尙疑誤！是時四面官軍入，擬向潼關爲緊急；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須臾主父乘奔至。下馬入門癡似醉，適逢紫蓋去蒙塵，已見白旗來匝地。』

『扶羸携幼競相呼，上屋緣牆不知處。南鄰走入北鄰藏，東鄰走向西鄰避。北鄰諸婦競相湊，戶外奔騰如走

獸。轟轟崐崐乾坤動，萬馬雷聲從地湧。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爛。日輪西下寒光白，上帝無言空脈脈。陰雲暈氣若重圍，宦者流星如血色。紫氣潛隨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折；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舞姬歌伎皆暗損，嬰兒稚女亦生棄。

『東鄰有女眉新畫，傾國傾城不知價，長戈擁得上戎車，回首香閨淚盈把！旋抽金綫學縫旗；攬上雕鞍教上馬；有時上馬見良人，不敢迴眸空淚下！』

『西鄰有女真仙子，一寸橫波剪秋水；粧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事。一夫跳躍上金階，斜袒半肩欲相』

恥；牽衣不肯出朱門，紅粉香脂刀下死。

『南鄰有女不記姓，昨日良媒新納聘。琉璃階上不肯行，翡翠簾間空見影。忽看庭際刀刃鳴，身首支離在俄頃；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兄俱入井。』

『北鄰少婦行相促，旋折雲鬢拭眉綠。已聞擊柝壞高門，不覺攀緣上重屋。須臾四面火光來，欲下迴梯梯又摧；烟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懸屍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鋸，不敢踟躕久回顧，旋梳蟬鬢逐軍行。張展娥眉出門去。舊里從此不得歸，六親自此無尋處。』

「一從陷賊經三載，終日驚憂心胆碎；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一味人肝膾。鴛幃縱垂豈成歡，寶貨雖多豈欲愛？蓬頭垢面鈎眉赤，幾轉橫波看不得。衣裳顛倒言語異，面上誇功雕作字。柏台多士多狐精，蘭省諸郎盡鼠魅；還將短髮戴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魚爲兩史。朝聞奏對入都堂，暮見喧呼來酒市。」

「一朝五鼓人驚起，叫嘯喧爭如竊議；夜來探馬入皇城，昨日官軍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來兮暮應至！」凶徒馬上暗吞聲，女伴閨中潛失喜。皆言「冤

憤此時銷」，必謂「妖徒今日死」。逡巡走馬傳聲急，又
道全軍前陣入：大彭小彭相顧憂，二郎四郎抱鞍泣。汎
汎數日無消息，必謂軍前已啣壁，簸旗掉劍又來歸，又
道官軍悉敗績！

「四面從茲多厄束，一斗黃金一升粟，尙讓廚中食木
皮，黃巢機上割人肉。東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
少；六軍門外倚僵屍，七架營中填餓葦。長安寂寂今何
有，廢市荒街麥苗秀。採樵斫盡杏林花，修寨斬斷御溝
柳。華軒繡轂皆消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
行，花萼樓前荆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

物；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來時曉出城東陌，城外風塵如塞色；道傍時見遊弈車，坡下絕無迎送客。灞陵東望曉烟絕，樹鎖驪山金翠滅。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牆邊月。明朝曉至三峯路，百萬人家無一戶，破落田園但有蒿，摧殘竹樹皆無主。』

『路旁試問金天神，天神無語愁於人；廟前古柏有殘枿，殿上金爐生暗塵：』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冥風雨黑，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閒日徒歎奠饗恩，危時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慙拙爲神，且向山中深

避匿。旋教魔鬼傍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妾聞此語
愁更愁，天遣時災匪自由；神在山中猶避難，何須責望
東諸侯？

『前來又出楊震關，舉頭雲際見荆山，如從地府向人
間，頓覺時清天地閑！陝州主帥忠且貞，不動干戈唯守
城；蒲津主帥能戢兵，千里宴然無戈聲。朝携寶貨無人
問，夜插金釵惟獨行。』

『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蒼蒼面帶苔蘚
色，隱隱身藏蓬荻中。問翁「本是何鄉曲，底事寒天霜
露宿」？老翁暫起欲陳詞，却坐支頤仰天哭。』鄉園本

貫東畿縣，歲歲耕桑。臨近甸。歲種良田二百頃，年輸戶
稅三十萬；小姑慣織褐，縮袍，中婦能炊紅黍飯。千間倉
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中屯師旅，日夜巡
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
馬若旋風，罄室傾囊似捲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
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朝饑山
草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

『妾聞此父傷心語，竟日闌干淚如雨。出門惟見亂梟
鳴，更欲東奔何處所？乃聞汴路舟車絕，又過彭門自相
煞。野色徒銷戰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

「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自從大寇犯中原，戎馬不曾生四鄙。誅鋤寇盜若神功，惠愛生靈如赤子。城壕固護教金湯，賦稅如雲送軍壘。奈何四海盡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避難枉爲闕下人，懷安却羨江南鬼。」

案此詩寫唐末黃巢之亂，如在眼底。然莊貴後，諱言此詩；以故不傳。近人王國維題唐寫本章莊秦婦吟殘詩跋云：「此詩前後殘闕，無篇題及撰人姓名。亦英倫博物館所藏，狩野博士所錄。……莊貴後諱言此詩，故弟彥編浣花集，不列入集；遂不傳於世。然此詩當時製爲幛子，則風行一時可知！伯希和教授巴黎國民圖書館敦煌書目，亦有秦婦吟，下署「右補闕章莊」。彼本有前題，殆較此爲完善歟。」

又跋云：「甲子正月，伯希和教授寫示兩足本；一，巴黎國民圖書館藏，題「右補闕章莊」撰；末署天復五年乙丑歲十二月十五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仕張龜寫。一，倫敦博物館

藏，末署貞明五年己卯歲四月十一日。光明寺學仕耶安友盛寫訖。全詩共一千三百八十六字，乃中稱三年春作。贊美江南不被兵革，並美將帥保障之功；結二句云：「願君舉棹東復東，跡此長歌獻相公」。攷是時，周寶以同平章事鎮海軍節度使鎮湖州，則是詩蓋上寶者也。（以上見觀堂集林卷二十一）

羅 隱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十四〕謂，『唐人詩句中用俗語，惟杜荀鶴羅隱爲最多。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一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用此語，往往不知誰作。』則知其詩在宋時，已爲民間口俗流傳矣。

按隱錢塘人，錢塘於唐末屬吳越錢鏐，鏐亦甚愛其才，隱自謂才當大用，而一第落落，傳食諸侯，故涉詩文，一以譏刺為主，雖荒祠木偶，莫得免者。嘗以詩投相國鄭畋，畋有女殊麗，喜詩，讀隱作而悅之。精爽飛越，莫知所從！隱忽來謁，女從簾後見其狀迂寢，遂不復念隱詩矣。

隱初貧，來應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有才思；後一紀，下第過之，英曰，「羅秀才尙未脫白。」隱慨然爲詩贈之云：

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
可見俱是不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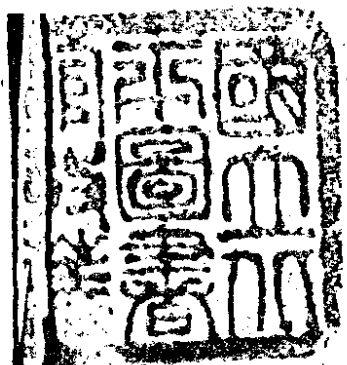
案佳人老去，名士依然。世上痛事，無有過此。宋人張先一詩，亦復如是。閱趙德麟侯鯖錄（卷二）載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兜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容態。感之，作詩云—

十年芳舟撫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依青春力，不信東風解

誤人！

此與杜牧「綠葉成陰」之句，可以對比矣。

又案清黎士宏仁慧堂筆記（頁七十一昭代叢書本）云：「今豫章兩越八閩人，凡事俗近怪者，皆曰此曾經羅隱秀才說過。俚語方言，流傳委巷；久之，承襲謬誤，遂曰「羅衣秀才」矣。婦人女子，皆能言之。不知昭諫何以得此？或五代間別有裨官傳述，如楊六郎李存孝等類，種種不經之談，惜今不詳始末。」然則隱亦民間詩人歟。



唐人故事詩

每冊實售大洋五角

編註者 陳 登 元

發行者 南京書店

總發行所 南京書店

南京花牌樓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翻	不	所	版
印	許	有	權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出版

